孔子編年/卷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 ◄

孔子編年
卷二

► 卷三

本作品收錄於：《四庫全書》

癸巳，魯定公二年，年四十四，在魯。弟子卜商生。

甲午，魯定公三年，年四十五，在魯。二月辛卯，邾莊公卒，隱公即位，將冠，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。孔子曰：其禮如世子之冠。冠於阼階，以著代也。醮於客位，加有成也。三加彌尊，喻其志也。冠而字之，敬其名也。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，其禮無變。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。行冠事必於祖廟，以祼享之禮以將之，以金石之樂節之，所以自卑而尊先祖，示不敢擅。懿子曰：天子未冠即位，長亦冠也？孔子曰：古者王世子雖幼，其即位則尊為人君。人君治成人之事者，何冠之有？懿子曰：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？孔子曰：君薨而世子主喪，是亦冠也已。人君所無殊也。懿子曰：今邾君之冠非禮也？孔子曰：諸侯之有冠禮也，夏之末造也，有自來矣，今無譏焉。天子冠者，武王崩，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，周公居冢宰，攝政以治天下。明年夏六月既葬，冠成王而朝於祖，以見諸侯亦有君也。周公命祝雍作頌曰：祝王達而棄幼。祝雍辭曰：使王近於民，遠於年，嗇於時，惠於財，親賢而任能。其頌曰：令月吉日，王始加元服，去王幼志，乃心衮職，欽若昊天，六合是式。率爾祖考，永永無極。此周公之制也。懿子曰：諸侯之冠，其所以為賓主何也？孔子曰：公冠則以卿為賓，無介。公自為主，迎賓揖，升自阼，立於席。比其禮也，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。既醴，降自阼。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，其所以異，皆降自西階。玄端與皮弁異〈四庫本有誤，四庫大戴異作皆蹕〉，朝服素韠，公冠四加玄冕，祭〈疑誤〉。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。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。皆天子自為

三其禮，與士無變。饗食賓也皆同。懿子曰始：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？孔子曰：示不忘古。太古冠布，齊則緇之。其緌也，吾未之聞。今則冠而敝之可也。懿子曰：三王之冠，其異何也？孔子曰：周弁，殷冔，夏收，一也。三王共皮弁素積。委貌，周道也。章甫，殷道也。毋追，夏后氏之道也。

仲弓為季氏宰，問政。子曰：先有司，赦小過，舉賢才。曰：焉知賢才而舉之？曰：舉爾所知。爾所不知，人其舍諸？

魯人為長府，閔子騫曰：仍舊貫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。子曰：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

弟子言偃生。

乙未，魯定公四年，年四十六，在魯。觀魯桓公廟，有攲器焉。孔子問於守廟者曰：此謂何器？對曰：此蓋為宥坐之器。虛則攲，中則正，滿則覆。明君以為至誡，故常置之於坐側。顧謂弟子曰：試注水焉。乃注之水，中則正，滿則覆。夫子喟然嘆曰：嗚呼！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！子路進曰：敢問持滿有道乎？子曰：聰明睿智，守之以愚。功被天下，守之以讓。勇力振世，守之以怯。富有四海，守之以謙。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。

弟子曾參生。

丙辛，魯定公五年，年四十七，在魯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，中若羊，以問孔子，曰：得狗。孔子曰：以丘所聞，羊也。丘聞之，木石之怪，夔、罔閬。水之怪，龍，罔象。土之怪，墳羊也。季氏將伐顓臾，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：季氏將有事於顓臾。孔子曰：求，無乃爾是過與？夫顓臾，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。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為？冉有曰：夫子欲之。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孔子曰：求，周任有言曰：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危而不持，顛而不扶，則將焉用彼相矣？且爾言過矣。虎兕出於，柙龜玉毀於櫝中，是誰之過與？冉有曰：今夫顓臾，固而近於費。今不取，後世必為子孫憂。孔子曰：求，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。丘也聞，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蓋均無貧，和無寡，安無傾。夫如是，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，既來之，則安之。今由與求也相夫子，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，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，而謀動干戈於邦內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，而在蕭牆之內也。

季桓子嬖臣曰仲梁懷，與陽虎有隙。陽虎欲逐懷公，山不狃止之。其秋，懷益驕，陽虎執懷。桓子怒，陽虎因囚季桓子，盟而釋之。陽虎自此益輕季氏。陽虎欲見孔子而惡無禮。大夫有賜於士，不得受之其家，則往拜其門。陽虎時孔子之亡也，而饋孔子蒸豚。孔子亦時其亡也，而往拜之，遇諸塗。謂孔子曰：來，予與爾言曰：懷其寶而迷其邦，可謂仁乎？曰：不可。好從事而亟失時，可謂智乎？曰：不可。日月逝矣，歲不我與。孔子曰：諾。吾將仕矣。魯君臣上下皆失其正，故孔子不仕，退而修詩書禮樂，曰：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。弟子至自遠方學業者益衆。

互鄉難與言，童子見。門人惑，子曰：與其進也，不與其退也。唯何甚？人潔已以進，與其潔也，不保其往也。

丁酉，魯定公六年，年四十八，在魯。闕黨童子將命，或問之，曰：益者與？子曰：吾見其居於位也，見其與先生並行也，非求益者也，欲速成者也。孔子之故人曰原壤，其母死，夫子助之沐槨。原壤登木曰：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。歌曰：貍首之斑然，執女手之卷然。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。從者曰：子未可以已乎？夫子曰：丘聞之，親者毋失其為親也，故者毋失其為故也。

弟子顓孫師生。

戊戌，魯定公七年，年四十九，在魯。定公問於孔子曰：二三大夫皆勸寡人，使隆敬於髙年，何也？孔子對曰：君之及此言，將天下實賴之，豈唯魯哉？公曰：何也？其義可得聞乎？孔子曰：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，夏后氏貴爵而尚齒，殷人貴富而尚齒，周人貴親而尚齒。虞夏殷周，天下之盛王也，未有遺年者焉。年之貴於天下久矣，次於事親，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。七十杖於朝，君問則席；八十則不俟朝，君問則就之，而悌達乎朝廷矣。其行也，肩而不並不錯則隨班，白者不以其任行於道路，而悌達乎道路矣。居鄉以齒，而老窮不遺，强不犯弱，衆不暴寡，而悌達乎州巷矣。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役，頒禽隆之長者，而悌達乎蒐狩矣。軍旅什伍，同爵則尚齒，而悌達乎軍旅矣。夫聖王之教孝悌，發諸朝廷，行於道路，至於州巷，放於蒐狩，循於軍旅，則衆感以義，死而弗敢犯。公曰：善哉。

孔子之畜狗死，使子貢埋之，曰：吾聞之也，敝帷不棄，為埋馬也，敝蓋不棄，為埋狗也。丘也貧，無蓋。於其封也，亦予之席，毋使其首陷焉。

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，孔子聞之曰：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。一年而亡。門人問曰：昔公索氏亡其祭牲，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。今過期而亡，夫子何以知其然？孔子曰：夫祭者，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。將祭而亡其牲，則其餘所亡者多矣。若此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

弟子宓不齊生。

己亥，魯定公八年，年五十，在魯。陽虎將殺三桓，不克，出奔齊。公山不狃為費宰，不得志於季氏，與虎同惡，以費叛，召孔子。孔子欲往，子路不説。孔子曰：夫召我者，而豈徒哉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為東周乎。然卒不行。時陽虎奔齊，故孔子曰：天下有道，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。天下無道，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。自諸侯出，蓋十世希不失矣。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。陪臣執國命，三世希不失矣。

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：子貢賢於仲尼。子服景伯以告子貢。子貢曰：譬之宮牆，賜之牆也及肩，窺見室家之好。夫子之牆數仞，不得其門而入，不見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。得其門者或寡矣。夫子之云不亦宜乎？叔孫武叔毀仲尼。子貢曰：無以為也。仲尼不可毀也。他人之賢者，丘陵也，猶可踰也。仲尼，日月也，無得而踰焉。人雖欲自絶，其何傷於日月乎？多見其不知量也。

魯用天子禮樂而季氏僭用於家，故孔子曰：八佾舞於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。三家者以雍徹，子曰：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，奚取於三家之堂？

讀易韋編三絶，為彖象文言繫辭以發其秘。夫叙書則斷堯典，論詩則首周南，約魯史而修春秋，贊易道而黜八索，皆因前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，故曰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竊比於我老彭。

弟子叔仲會、冉儒、曹卹、伯虔生。

庚子，魯定公九年，年五十一。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，制為養生送死之節，長幼異食，强弱異任，男女别塗，道無拾遺，器不雕偽。為四寸之棺，五寸之槨，因丘陵為墳，不封不樹，行之一年，而四方之諸侯則焉。定公謂孔子曰：學子此法以治魯國，何如？孔子對曰：雖天下可也，何但魯國而已哉？

陽虎既奔齊，復奔晉，適趙氏。孔子聞之，謂子路曰：趙氏其世有亂乎？子路曰：權不在焉，豈能為亂？孔子曰：非汝所知。夫陽虎，親富而不親仁，有寵於季氏，又將殺之。不克而奔，求容於齊。齊人囚之，乃亡歸晉。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。趙簡子好利而多信，必溺其説而從其謀，禍敗所終，非一世可知也。

季平子卒，將以君之璵璠斂，贈以珠玉。孔子聞之，歷級而救焉，曰：送而以寶玉，是猶暴尸於中原也。其示民以姦利之端，而有害於死者，安用之？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，忠臣不兆姦以陷君。乃止。

孔子嘗助祭，入太廟，每事問。或曰：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？入太廟，每事問。子聞之，曰：是禮也。

辛丑，魯定公十年，年五十二。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，乃別五土之性，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。由司空為大司寇，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，曰：子以為奚若？某以為何若？皆曰云云，如是然後夫子曰：當從某子幾是。時有父子訟者，夫子同陛執之，三月不別。其父請止，夫子赦之焉。季孫聞之不説，曰：司寇欺余。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。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，孝不亦可乎？而又赦何哉？冉有以告孔子。孔子喟然嘆曰：嗚呼。上失其道而殺其下，非理也。不教以孝而聽其獄，是殺不辜也。三軍大敗，不可斬也。獄犴不治，不可刑也。何者？上教之不行，罪不在民故也。夫慢令謹誅，賊也。徵斂無時，暴也。不試責臣，虐也。政無此三者，然後刑可即也。書云：義刑義殺，勿庸以次，汝封惟曰未有遜事。言必教而後刑也。既陳道德，以先服之；而猶不可，尚賢以勸之；又不可，即廢之；又不可，而後以威憚之，若是三年，而百姓正矣。其有邪民不從化者，然後待之以刑，則民咸知罪矣。詩云：天子是毗，俾民不迷，是以威厲而不試，刑錯而不用。今世則不然，亂其教，繁其刑，使民迷惑而陷焉，又從而制之。故刑彌繁而道不勝也。夫三尺之限，空車不能登者，何哉？峻故也。百仞之山，重載陟焉，何哉？陵遲故。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，雖有刑法，民能勿踰乎？

孔子見季桓子。季桓子不説。孔子又見之，宰予進曰：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，王公不我聘則弗動。今夫子之於司寇也，日少而屈節數矣，不可已乎？孔子曰：然。魯國以衆相陵也，以兵相暴之日久矣，而有司不治，則將亂也。其聘我者，孰大於是哉！魯人聞之曰：聖人將治，何不先自遠刑罰？自此之後，國無爭者。〈此證夫子為小司寇也。聘禮疏：天子有六卿，天地四時之官。諸侯兼官，但有三卿，地官司徒兼冢宰，夏官司馬兼春官，冬官司空兼秋官，是以左氏杜泄云：季孫為司徒，叔孫為司馬，孟孫為司空。〉

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之南，孔子溝而合諸墓，謂季桓子曰：貶君以彰巳罪，非禮也。今合之，所以揜夫子之不臣。定公春及齊平。夏，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：魯用孔丘，其勢危。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之於夾谷。魯定公將以乘車好往。孔子攝相事，曰：臣聞有文事必有武備，有武事者必有文備。古者諸侯出疆，必具官以從，請具左右司馬。定公許之。犁彌言於齊侯曰：孔丘好禮而無勇，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，必得志焉。齊侯從之。至會所，為壇位，土階三等，以遇禮相見。遜揖而登，獻酢既畢，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刼定公。孔子歷階而進，以公對曰：士兵之兩君好合，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，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。裔不謀夏，夷不亂華；俘不干盟，兵不偪好，於神為不祥，於德為愆義，於人為失禮，君必不然。齊侯心怍，麾之避。而有頃，齊奏宮中之樂，俳優侏儒戲於前，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：匹夫熒惑諸侯者罪應誅，請右司馬加刑焉。於是斬侏儒，手足異處。齊侯懼有慚色。將盟，齊人加載書曰：齊師出境，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，有如此盟。孔子使茲無還，對曰：而不返我汶陽之田，吾以供命者，亦如之。齊侯將享公，孔子謂梁丘據曰：齊魯之故，吾子何不聞焉？事既成矣，而又享之，是勤執事，且犧象不出門，嘉樂不野合，享而既具，是棄禮也，若其不具，是用粗粺也。用粗粺，君辱棄禮名惡，子盍圖之？夫享，所以昭德也。不昭，不如其已也。乃不果享。齊侯歸責其羣臣曰：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，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，使得罪於魯君，柰何？有司進曰：君子有過則謝以質，小人有過則謝以文。君若悼之，則謝以實。於是齊侯乃歸我鄆讙龜陰之田。

壬寅，魯定公十一年，年五十三。孔子與於蜡賓，事畢，出遊於觀之上，喟然而嘆。孔子之嘆，蓋嘆魯也。言偃在側，曰：君子何嘆？孔子曰：大道之行也，與三代之英，丘未之逮也，而有志焉。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，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，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，男有分，女有歸。貨惡其弃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已。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為已。是故謀閉而不興，盜竊亂賊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閉，是謂大同。今大道既隱，天下為家，各親其親，各子其子，貨力為己，大人世及以為禮，城郭溝池以為固，禮義以為紀，以正君臣，以篤父子，以睦兄弟，以和夫婦，以設制度，以立田里，以賢勇智，以功為已，故謀用是作，而兵由此起。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。此六君子者，未有不謹於禮者也。以著其義，以考其信。著有過，刑仁講讓，示民有常，如有不由此者，在埶者去，衆以為殃，是謂小康。言偃復問曰：如此乎禮之急也？孔子曰：夫禮，先王以承天之道，以治人之情。故失之者死，得之者生。詩云：相鼠有體，人而無禮。人而無禮，胡不遄死。是故夫禮必本於天，殽於地，列於鬼神，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，故聖人以禮示之，故

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。言偃復問曰：夫子之極言禮也，可得而聞與？孔子曰：我欲觀夏道，是故之杞，而不足徵也，吾得夏時焉。我欲觀殷道，是故之宋，而不足徵也，吾得坤乾焉。坤乾之義，夏時之等，吾以是觀之。夫禮之初，始諸飲食，其燔黍捭豚，汙尊而抔飲，蕢桴而土鼓，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。及其死也，升屋而號，告曰皐某復，然後飯腥而苴孰，故天望而地藏也。體魄則降，知氣在上，故死者北首，生者南鄉皆，從其初。昔者先王未有宮室，冬則居營窟，夏則居橧巢；未有火化，食草木之實，鳥獸之肉，飲其血，茹其毛；未有麻絲，衣其羽皮，後聖有作然，後修火之利，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户，以炮以燔，以烹以炙，以為醴酪，治其麻絲以為布帛，以養生送死，以事鬼神上帝，皆從其朔。故玄酒在室，醴醆在户，粢醍在堂，澄酒在下。陳其犧牲，備其鼎俎，列其瑟琴，管磬鐘鼓，修其祝嘏，以降上神，與其先祖，以正君臣，以篤父子，以睦兄弟，以齊上下，夫婦有所，是謂承天之祜。作其祝號，玄酒以祭，薦其血毛，腥其俎，熟其殽，與其越席，疏布以冪，衣其澣布，醴醆以獻，薦其燔炙。君與夫人交獻，以嘉魂魄，是謂合莫，然後退而合亨，體其犬豕牛羊，實其簠簋籩豆鉶羹，祝以孝告，嘏以慈告，是謂大祥。此禮之大成也。

弟子公孫龍生。

癸卯，魯定公十二年，年五十四。

孔子為司寇，言於定公曰：臣無藏甲，大夫無百雉之城。今三家過制，請皆損之。乃使仲由為季氏宰，將墮三都。於是叔孫氏墮郈。季氏將墮費，公山不狃、叔孫輒帥費人以襲。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，登武子之臺，費人攻之弗克，入及公側。仲尼命申句須、樂頎下伐之，費人北。國人追之，敗諸姑蔑，二子奔齊，遂墮費。將墮成，公斂處父謂孟孫：墮成，齊人必至於北門，且成孟氏之保障也。無成是無孟氏也。子偽不知，我將不墮。冬十二月，公圍成，弗克。

子路使子羔為費宰。子曰：賊夫人之子。子路曰：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讀書，然後為學？子曰：是故惡夫佞者。

廐焚，孔子退朝，曰：傷人乎？不問馬。乃之火所，鄉人有為火來者則拜之，士一，大夫再。子貢曰：敢問何也？孔子曰：其來也，亦相弔之道也。吾為有司則拜之。

定公問：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對曰：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又問：一言而可

以興邦，有諸？對曰：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。人之言曰：為君難，為臣不易。如知為君之難也，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？曰：一言而喪邦，有諸？對曰：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。人之言曰：予無樂乎為君，唯其言而莫予違也。如其善而莫之違也，不亦善乎？如不善而莫之違也，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？

子路為季氏宰。季氏祭逮闇而祭，日不足，繼之以燭。雖有强力之容，肅敬之心，皆倦怠矣。有司跛倚以臨祭，其為不敬大矣。他日祭，子路與，室事交乎户，堂事交乎階，質明而始行事，晏朝而退。孔子聞之曰：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？

原思為之宰，與之粟九百，辭。子曰：毋。以與爾鄰里鄉黨乎。

甲辰，魯定公十三年，年五十五。為大司冦。孟懿子問孝。子曰：無違。樊遲御，子告之曰：孟孫問孝於我。我對曰：無違。樊遲曰：何謂也？子曰：生，事之以禮；死，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定公問於顏回曰：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？對曰：善則善矣。雖然，其馬將必佚。定公色不悦，謂左右曰：君子固有誣人也。顏回退，後三日而來訴之，曰：東野畢之馬佚，兩驂曳兩服入於廐。公聞之，越席而起，促駕召顏回。回至，公曰：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善則善矣，其馬將佚。不識吾子奚以知之？顏回對曰：以政知之。昔者帝舜巧於使民，造父巧於使馬。舜不窮其民力，造父不窮其馬力。是以舜無佚民，造父無佚馬。今東野畢之御也，乘馬執轡，御體正矣。步驟馳騁，朝禮畢矣。歷險致遠，馬力盡矣。然而猶乃求馬不已，臣以此知之。公曰：善哉。若吾子之言也，吾子之言其義大矣，願少進乎？顏回曰：臣聞之，鳥窮則啄，獸窮則攫，人窮則詐，馬窮則佚，自古及今，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。公悦，遂以告孔子。孔子對曰：夫其所以為顏回者，此之類也，豈足多哉？

定公問於孔子曰：古之帝王，必郊祀其祖以配天，何也？孔子對曰：萬物本於天，人本於祖。郊之祭也，大報本反始也，故以配上帝。天垂象，聖人則之。郊所以明天道也。公曰：寡人聞郊而莫同，何也？孔子曰：郊之祭也，迎長日之至也，大報天而主日，配以月。故周之始郊，其月以日至，其日用上辛，至於啓蟄之月，則又祈穀於上帝，此二者，天子之禮也。魯無冬至大郊之事，降殺於天子，是以不同也。公曰：其言郊何也？孔子曰：兆丘於南，所以就陽位也，於郊，故謂之郊焉。曰：其牲器何如？孔子曰：上帝之牛角繭栗，必在滌三月。后稷之牛唯具，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。牲用騂，尚赤也。用犢，貴誠也。掃地而祭，貴其質也。器用陶匏，以象天地之性也。萬物無可以稱之者，故因其自然之體也。公曰：天子之郊，其禮儀可得聞乎？孔子對曰：臣聞天子卜郊，受

命則於祖廟，而作龜於禰宮，尊祖親考之義也。卜之日，王親立於澤宮以聽誓命，受教諫之義也。卜獻命庫門之內，所以誡百官也。將郊，則供天子皮弁以聽報，示民嚴上也。郊之日，喪者不敢哭，凶服者不敢入國門，氾掃清路，行者畢止，弗命而民聽，敬之至也。天子大裘，被之黼，大裘象天。乘素車，貴其質也。旂十有二旒，龍章而設日月，所以法天也。既至泰壇，王脫裘矣。服衮以臨燔柴，戴冕藻十有二旒，則天數也。臣聞之，誦詩三百，不足以一獻；一獻之禮，不足以大饗；大饗之禮，不足以大旅；大旅具，不足以饗帝，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。鄉人儺，孔子朝服立於阼階。